

【语言符号学】

略谈明清古籍俗字的释读

曾良, 林鹭兵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古籍中的俗字必须足够重视, 不少地方直接关系到对古籍文本的语义理解。在俗字释读时, 不能简单套用辞书的解释, 要按俗字知识具体分析。注意俗字一字兼数职的情况; 不能简单按现代汉语文字规范来篡改古籍; 可以利用俗字学知识破解古籍疑难问题。

[关键词] 俗字; 解读; 明清古籍

[中图分类号] H 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09)02-0108-05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lk Characters in Ancient Book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ENG Liang, LIN Lu-bing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folk characters should b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n that they will affect the semantic comprehension in ancient books. When interpreting folk characters, we should first analyze them concretely according to our knowledge of folk characters, instead of using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dictionaries mechanically. Second,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s that one folk character usually stands for several standard characters, rather than simply altering the ancient books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Chinese liberal normalization. Third, we can make use of the knowledge about folk characters to resolve those puzzling questions of ancient books.

Key words: Folk Characters; Interpretation

中国古籍有大量的俗字与之相随, 明清时期古籍也不例外。在明清古籍中, 有为数不少的俗字夹杂其中, 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汉语俗字学理论和知识, 在阅读和整理古籍时, 就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对有的文本的深刻含义不能体会出来。以下我们就某些问题来谈一谈。

一、俗字涉及对古籍语义的正确理解

因为俗字在民间广泛流传, 人们习以为常, 有

的文句必须根据俗字来理解, 才能体会其真正的语义。如果按照正字(即规范字)来解释, 就会百思不得其解。

萧、箫 《古本小说集成》明余象斗《廉明奇判公案·李府尹判给拾银》载梦中东岳大帝帮助判案, “知府请曰: ‘有何见教?’ 其人曰: ‘亦无别话, 只昨见一后生, 手里执个长笛, 问我仲尼何姓?’ 语毕辞别而去。知府醒来, 心中觉有异气, 因沉思其词。

[收稿日期] 2008-12-18

[基金项目] 厦门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曾良(1964), 男, 江西赣县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敦煌学、佛教文献研究。

至明日晚堂,命书吏取出林振一起□来,看到‘何方人氏’处,忽灯花坠落,烧一个孔,知府遂感□曰:‘烧者,萧也。且梦中有个长笛,此应萧字的矣。又说“仲尼何姓”,夫仲尼姓孔,而灯花又烧个孔,此应孔字也。莫是拾得林振银者,乃姓萧名孔者乎?’”^{[1]165}在规范字中,“箫”、“萧”是两个不同的词,不容相混。但在古籍俗写中,“竹”旁与“艹”旁不别^[2],故“箫”可写作“萧”,二字无别。故文中“长笛”应“萧”字,即箫的俗写就作“萧”。而萧又是姓。“竹”旁、“艹”旁俗写不别,如“第”或作“第”,“簞”或作“萑”,是其例。

鉄 明代沈璟《博笑记》第五出:“〔小生〕送帖儿进去。〔净〕是了。〔介〕家主拜访。〔小丑看,白〕‘治侍生长鐵顿首拜。’〔净〕如今都用古折柬,不用长帖。〔小丑〕你每家主姓长么?〔净〕我家主唤做张鉄,不唤做长鐵。”^{[3]712}为什么“张鉄”会认成“长鐵”?一方面自然是插科打诨,另一方面因“鐵”俗写“鉄”,“鉄”、“鉄”形近。这个玩笑是有俗字基础的。《明钞六卷本阳春白雪》卷一《唱论》:“凡歌曲所,唱题目,有曲情、鉄騎、故事、採蓮、擊壤、叩角、結席、添壽。”^{[4]4}又马致远【双调】《寿阳曲》:“雲籠月,風弄鉄,两般兒助人凄切。”^{[4]62}“鉄”就是“鐵”的俗字。

八刀 沈璟《博笑记》第十三出:“〔小丑〕哥哥,拿出财礼银来八刀。〔丑〕晓得了。〔背看银介〕你的造化,恰好有八两一包在此。〔小丑〕八刀是分字,怎么只分这些与我。〔丑〕我道八刀,是八两的意思。你小厮家要银子何用?也罢,再与你二两,去藏好了。”^{[3]736}“八刀”为什么会故意解读为“八两”,也是有俗字基础的。“两”的俗写与“刀”、“刃”形近。《古本小说集成》本《壶中天》第八回:“搔首长呼空陨涕,岁岁为人作嫁衣。荆山刃刖活无计,弃妇含悲心自酸。”^{[5]78}“刃”字,初看起来,人们会释读为“刀”字,似也可通。但如果联系全书的文例,就可知“刃”是“两”的俗字。如《古本小说集成》本《壶中天》第七回:“陶老在袖中摸出一封良子,遞与道:‘些少良刃,可将去完官,明早我着人送刃挑米来,暂且支持,朝夕方好安心在此习业,休言不厚。’”同前:“喉吻作渴,乃是用酒稍过,不必药剂,但多用橄榄点汤,不时饮啜一刃日,即自愈。”“刃”就是“两”的俗字。《西游记》第三十五回:“那两个怪:一个是我看金炉的童子^{[6]431},一个是我看银炉的童子。”“两”字,《古本小说集成》杨闽斋本《西游记》作“刃”^{[7]401}。

重耳 明无名氏《轮迴醒世》卷七《富贵司预判》:“〔秦〕济謂妻曰:‘富贵司所授首句验矣,“魚羊

重耳”,魚羊乃鮮字,重耳者,耳边加又字,是取字。我为鮮于侁所取也。”^{[8]216}这里“重耳”即两个耳,其中一个“耳”用重文符号表示;“又”就是重文符号。故“耳”加上一重文符号“又”,就是“取”字。我们举“又”作重文符号的例子,如《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的“凡例”中说了元刻的情况:“元刻重字多用重字符‘=’、‘又’、‘く’表示,如‘往=’、‘婆又’、‘達く’之类,今皆易为本字。”^[9]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七“悒悒”条:“音立反,与邑同。王注《楚辞》云:悒又,憎叹息也。”^{[10]635}这个“悒又”当作“悒悒”。如“聶”字俗写作“聂”,两个“又”就是重文符号。

厶 《轮回醒世》卷四《离十九载而得合》:“〔刘〕雲过继祖处,谈及当年赴任之晚,老母得梦云‘雨淋二畝苦飘流’,雨字与二畝相连,乃雲字;苦飘流者,说我遭磨折也。”^{[8]136}其中的解梦语,“雨字与二畝相连,乃雲字”,说明“畝”的俗写作“厶”,故雨二厶合成“雲”字。“亩”俗写作“厶”的,如《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二 HZS3120039《嘉靖五年祁门余进等卖山赤契》:“五伯(佰)九十五号胡胜可上山二厶二角,下山二厶三角。”^{[11]35}

二、古籍整理中的俗字处理

在古籍阅读和整理中,俗字时常出现,这就必须明白汉语俗字学原理。有人希望能够有一个包罗一切的“俗字典”,能够生搬硬套,一劳永逸,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俗字具有地域性、时代性、一字兼数词等特点,不以俗字学原理去分析古籍实际,往往是得不到正确答案的。

1. 不能死板按正轨辞书去硬套

有的看起来很普通的字,可能不是我们常用的意义,也许就是另一个词的俗写。

系 《花影集》卷四《翟吉翟善歌》:“点穴远近辨系忽,咫尺差错定吉凶。”^{[12]117}“系”是“丝”的俗字。“丝忽”极言细微。明刊本《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一回:“他分付我,教问你要那件玄色匾金补子、系布圆领、玉色衬衣穿。”^{[13]802}今标点本也校作“系布”,“系布”语义难解。原本作“系”,当是“丝”的俗字。“丝布圆领”是。《谷山笔麈》卷三:“若杂彩十段,为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縵四匹,亦曰赐物十段。”《瀛涯胜览·锡兰并裸形国》:“男子上身赤膊,下围丝布手巾,加以压腰。”《金瓶梅词话》中也有用丝布作圆领的,《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六回:“只见云离守,穿着青纁□补服员领。”^{[13]2283}其它古籍也有“丝”俗作“系”者,《明钞六卷本阳春白雪》套数杨西庵《金盏儿》:“无尽闲愁将甚比,恰如梅子雨

系。”^{[4]103}“系”就是“丝”字。中华书局标点本明佚名《金丸记》第三出:“暖日弄游丝,仙风吹绣衣。”^{[14]6}校记曰:“‘丝’原作‘系’,今改。”按:点校者盖不知“系”就是“丝”字。明刊《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红纳袄北调》:“莲藕抽系,抽系莲藕也恶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七五)蒲县柏山东岳庙《昭兹来许》碑:“前后搬取戏箱脚价,并定戏献性等费,约计二十余金,俱系器等,首事十人自行备捐。”^{[15]395}“系器”即丝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回:“头上带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系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16]66}同前:“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系绦,系着一块美玉。”^{[16]66}又:“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系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辫一根大辫。”^{[16]67}根据辞例,这三个“系”明显当是“丝”的俗字。《金瓶梅词话》中还有“丝”写“系”的,第七十二回:“西门庆坐在床上,春梅拿净瓯儿,妇人从新用纤手抹盏边水渍,点了一盏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系、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泼馥,六安雀舌茶。”^{[13]2080}今标点本也作“系”。盖“栗系”即栗丝。

2. 注意一字记录多词的情况

有时一个字,既是某一词的正字,又是另一词的俗写;或者既是甲词的俗字,又是乙词的俗写,甚至身兼数职。研究古籍时必须注意。

扞 明代无名氏《轮回醒世》卷一《剔弊加年》:“凡有人送仓与送监,郭令问仓夫与禁子曰:‘昨某犯送仓与进监,送汝多少见面钱?’答曰:‘有数钱。’郭令曰:‘可取出某犯放去,似你这等看觑他,不如不送仓送监。’以后仓夫禁子,极其扞捐。”^{[8]74}“扞”字,不能按一般辞书去解释,此是“勒”的俗体,“扞捐”即勒捐。《轮回醒世》卷五《平生五大侠》:“备述其秤头若何,罪赎若何,剥贫民若何,扞富户若何,合邑恨不得饮其血,餐其肉,岂止讪毁已也。”^{[8]159}《轮回醒世》卷七《自致其贫》:“输钱未几数日,索讨已到跟前。扞得资囊干净,今将房产地田。”^{[8]243}

拚 明代无名氏《轮回醒世》卷一《大贪大害》:“了空引四府至银窖之处,开窖以示。此时四府带一家人,拚银装于箱内,每箱盛一千,如前封固,次早发扛箱回籍,彼即起马。”^{[8]20}《轮回醒世》卷二《怨妾作祟》:“以后无日不迷,无晚不惊,芦他出,罗氏与婢同寝,至更深,两妇突至,拚去其枕,掀去其衾,搯其背,撞其脑,将发系于床柱。”^{[8]53}《轮回醒世》卷三《慨慷还所有》:“翟君偶问曰:‘拚移至何处?’答

曰:‘祖居已归荣州翟老,移居以待。’”^{[8]73}又卷三《三管帐》:“岂知所食者皆何母拚来,而积美不之知也。”^{[8]94}这些“拚”字,就是搬的意思,盖区域方言“搬”音如“奔”,故俗写作“拚”字。《轮回醒世》卷六《因寡赐圆》:“阎罗唤千里眼,向蜀地遍观,见许节在彼方运柴拚木。”^{[8]180}《轮回醒世》卷七《经营致富》:“自晨至午,拚运无余。”《轮回醒世》卷七《自致其贫》:“以祖之积父之貽,拚于章台柳下:以妻之财子之业,输于燕子楼中。”^{[8]242}同前:“若得时光长久,蝼蚁拚倒太山。”^{[8]243}

“拚”又是“奔”的俗字。《古本小说集成》明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二十《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正是‘浓霜偏打无根草,祸来只拚福轻人’。”^{[17]821}同前:“一日李克让唤妻子到床前,说道:‘我苦志一生,得登黄甲,死亦无恨。但只是无家可拚,无族可依,撇下寡妇孤儿,如何是了?可痛!可怜!’”^{[17]821}“拚”字,我们不能按正规辞书去解释,《汉语大字典》只有“手乱貌”义,引《集韵·恨韵》:“拚,手乱貌。”但上文显然不是此义,“拚”当是“奔”的俗写无疑,盖“奔”是动词,故增“扌”旁为“拚”。因为奔走需用足,也有“奔”字俗写增“辶”旁为“遯”的,《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图圆捷报旗铃》:“只见母亲抓了养娘手里的火,父亲带着杆棒,望阁上直遯。”^{[17]1234}

肘 明代无名氏《轮回醒世》卷一《仗势行虐》:“命将铁槌碎其脑,带铁枷,上铁肘,插风旗,上书邪奸陷忠误国一名戍逢年,遍游鬼门关。”^{[8]29}《轮回醒世》卷四《欺心受害》:“撒兄尸于半路,抛父母于家乡,垢面蓬头,肘手蹶足,红尘和血淚,浩气接寒烟,行一程,悲一程,走一回,叹一回。”^{[8]100}《轮回醒世》卷四《华夷夫妻》:“犹恐北虏习南人语,窃南人履历,欲过关探南朝消息,将二人钉肘,差一人相押,逐县解行,遇晚收监,直解至溧阳。”^{[8]141}《轮回醒世》卷五《魂接忠奸》:“四鬼带铁枷,上铜肘,囚首跣足,出虎头门,见判官一齐跪下。”^{[8]144}这些“肘”就是扭的意思,这是同音假借俗字,不是偶尔用一用,使用非常广泛。

《古本小说集成》明刊本《韩湘子全传》第十七回:“喝叫张千、李万:‘若再不明白供写,先把铁炼锁了他的脖子,铁肘铁镣拴了他的手足,再把夹棍夹他起来,不怕他不招明白。’”^{[18]457}“肘”有手铐义。《古本小说集成》陈忱《水浒后传》第三十七回:“八十打了半日,赵良嗣、王朝恩打得皮开肉绽,死而复苏,裴宣喝令上肘带出。”^{[19]1115}按:“肘”实际上是“扭”的音借俗字。《元曲选》元人佚名《包待制陈州

柴米》第四折：“今遭桎械，也是你五行福谢，做了半生灾。”末附《音释》：“桎，音肘。”^{[20]39}《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小五义》第五十五回：“上头分付，叫他画供，马爷随即便就画了，谁知上了他的圈套，立刻钉肘收监。”^{[21]273}《小五义》第五十五回：“张豹更浑了，一个字也不认的，怎们说怎们是，立刻叫他画供，他画了个十字，也是照样钉肘收监。”^{[21]273}《小五义》第七十八回：“三个人一字的不招，自可夹打了一回，把他们钉肘收监。”^{[21]383}“钉肘”，今标点本《小五义》作“钉镣”。^{[22]186}

“肘”表示“桎”的写法在古籍中非常普遍，语例很多。《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小五义》第三十二回：“王爷派人带着智化到囚牢中，把沙龙带将出来，打去了肘铐，交与智爷。”^{[21]151}这“肘”字也不能理解为手肘，就是“桎”的记音俗写。《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于公案奇闻》卷一：“芦公吩咐禁子，钉手肘带入南牢，打鼓退堂。”^{[23]19}《于公案奇闻》卷二：“贤臣说：‘将犯人赵中钉肘收监，毕随朝赏银二两……’”^{[24]108}《于公案奇闻》卷二：“叫禁子把恶棍、阴人上肘收监。”^{[24]115}《于公案奇闻》卷六：“贤妹，今早愚姐进监，哨见儿夫寔为可怜，手肘脚镣，形容狼狈。”^{[24]322}《古本小说集成》明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就把潘公父子讨了个保，姚公肘押了出来。”^{[17]93}还有“钮肘”连用的，《于公案奇闻》卷四：“将通真拉下重打四十，问成杖后斩罪，钮肘收监。”^{[24]187}

3. 不能按现代汉语文字“规范”来篡改古籍

有不少词语，在相当长的阶段并没有凝固成稳定的字面，往往有多种写法。或者是后起写法还没有得到全民默认，处于过渡阶段。因此，古籍文字不宜用现代汉语的文字规范来“以今律古”。

总 《轮回醒世》卷六《因寡赐圆》：“既是我夫，缘何面貌不同，且已经覆没，〔纵〕（摠）得不死，那有资本，载货南游？”^{[8]181}按：“摠”字不烦校改，是“總”的俗写。《轮回醒世》卷三《还妻奴报》：“安氏曰：‘既已出妾，何必复来！總得见面，不过添一番痛切耳。’”“总”可以表示纵然的意思。

中华书局标点本《花影集》卷一《华山采药记》：“若贫道者，虽冒籍玄门，切尝闻道，然朝无夜粮，夏忧冬寒，自给不足，何由养道。纵遇真仙，终为无益。”校勘记曰：“‘纵’原作‘總’，今改。”^{[12]88}《花影集》卷三《心坚金石传》：“郎可归家，勿劳自苦。纵郎因妾致死，无益于事，徒增妾苦。”校勘记曰：“‘纵’原作‘總’，今改。”按：“總”字不必改，这是以今律古，不能用今人惯用的文字用法来径改古人的

用字习惯。古籍中用“總”字表示纵然的意思及其常见，曹雪芹《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第一回：“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24]12}同前：“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總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贷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24]14}“總”即“總”之俗写，表示纵然的意思。《古本小说集成》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孔明智败司马懿》：“平总然智勇，只可当一头，岂能分身两处？”^[25]《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英云梦传·王府中椿萱遭变 吴衙内恶棍强婚》：“吴斌谅不能辞，只得谢恩退出，总然深恨臧英，也无可奈何。”

《古本小说集成》清醉月山人《狐狸缘全传》第二回：“苍头听延寿一片话，不觉的吃了一惊，说：‘此事有些奇怪，现在此处半是荒冢，并无多少住宅，总有两家守墓的家眷，不是形容丑陋，便是相貌平常，何曾见有绝色姿容，知书识字之女！’”^{[26]28}

《六十种曲》第一册《香囊记》第二十五出：“总然是天长地久，怎负亲恩？”^{[27]71}又同前：“总然是天高日远，怎负君恩？”《六十种曲》第二册明沈采《千金记》第四十一出《灭项》：“总江东父老相怜，有何颜见他承奉？”^{[7]131}

《古本小说集成》李百川《绿野仙踪》第七回：“如年台等少年，只怕还梦想不到；总能完篇，亦不能如此老卓。”^{[28]139}《绿野仙踪》第十一回：“总告他到官，刑罚也制他不下。”^{[28]223}

进 《轮回醒世》卷四《欺心受害》：“奈弟哀思过度，文兴索然，料不入式，恐为主司所〔摒〕（进）。”^{[8]100}按：“进”字不烦校改，“进”有摒弃的意思。《轮回醒世》卷五《魂接忠奸》：“曾扶社稷进邪奸，望断亲帏云一片。”^{[8]143}又卷五《追寻十贱》：“若辈尚不屑与之为朋，始加之以声色，继施之以讪嘲，后加之以凌辱，以至吐之，弃之，进绝之，挥之于门墙外也。”^{[8]167}“进绝”即弃绝。同前：“以当日之佳儿佳妇为鴛为龟，逐于族，绝于友，见1摒2（进）于里人。”^{[8]170}《轮回醒世》卷七《富贵司预判》：“如某知府贪而见黜，某副使以奸邪见进，某枢密使以心怀不道见戮，某团练使以谋反而夷族。”^{[8]215}

另外，拼命的/拼0，也会写/进0。5西游记6第五十二回：/妖魔支着长枪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个赌斗之时，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与你比进。0^{[6]632}/比进0即比拼。同前：/弟子向伊求取，没好意，两家比进，被他将一个白森森的一个圈子，抱了我的铁棒。0^{[6]638}

喝 《轮回醒世》卷五《一刀释三命》：“次早卢通启门，见一人头在缸内，〔嚇〕〔喝〕得战战兢兢，不敢扬声，取去埋于后园。”^{[8]148}“喝”字不必改为“嚇”，口语词流行于民间，口语词往往有多种字面表现形式，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并没有固定词面。《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小五义》第三回：“不料天交五鼓，正遇打更之人，五爷微喝：从此上院衙内，不许打更。”^{[21]10}同前：“有你们坏事！若有刺客要将你们捆起，用刀微喝，你们怕死，就说出大人的下落。”^{[21]10}《小五义》第四十六回：“彭启早就教他们威喝的在月台前边跪下。”^{[21]228}《唐律疏议》卷十九：“诸恐喝取人财物者，（注：口恐喝亦是。）准盗论加一等；虽不足畏忌，财主惧而自与，亦同。（注：展转传言而受财者，皆为从坐。若为人所侵损，恐喝以求备偿，事有因缘之类者，非。）”^[10]《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后西游记》第七回：“三和尚恐喝他不动，只得去了。”或作“獨”，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六：“恐嚇”条：“呼嫁反，相恐也。《诗》云：及矛（反予）来嚇。笺云：距也谓之嚇。《方言》作恐阼，郭璞音呼隔反。亦作恐嚇，亦言恐獨，皆一义也。獨音虚割反。”^{[29]2224}“喝”、“嚇”、“獨”为同词异写。

4. 利用俗字学知识破解古籍疑难问题

古籍中有的字词难解是跟俗字有关系，利用俗字学知识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收 明代沈璟《埋剑记》第二十三出《疗疾》：“孺人贤孝真絕代，这收功果是奇哉。”^{[3]224}“收”字不通，疑当是“段”之讹，“段”的俗写作“𠂔”，与“收”形近而讹。我們再比較敦煌卷子中“段”的俗寫，伯3935《指擣户孔山进户翟员子户等请地亩籍》：“翟员子户地入指擣小户去，请北府宜穀渠地一𠂔，并园舍十五畦，共三十亩。”^{[30]250}“𠂔”即“段”字。伯

3936V《洪池乡百姓高黑头状》：“出𠂔十𠂔，折麦粟二十石。”^{[30]250}“𠂔”也是“段”的草书。斯4472V《辛酉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非𠂔、白𠂔裙𠂔，内四接，二丈二。”^{[31]91}同前：“白𠂔、非淡𠂔、碧𠂔：内接三𠂔，三丈。”^{[31]91}同前：“白细𠂔，又非（𠂔）𠂔：内两接，三𠂔，三丈。”“𠂔”就是“段”字。

剥啄 沈璟《红蕖记》第四十出：“〔生上〕方掩茨，〔旦上〕刚点脂。〔净上，合〕门前剥啄谁在斯？〔小丑〕车马崔衙来到此。”^{[3]146}这是崔伯仁去郑衙拜访郑德璘，“剥啄”是不好理解的。“剥啄”当是“剥啄”之讹无疑。宋苏轼《次韵赵令铄惠酒》：“门前听剥啄，烹鱼得尺素。”清阮升基《修宜兴县旧志》：“是日宿戚袁氏家，闻剥啄声，出视无所见。”可重叠使用。唐韩愈《剥啄行》：“剥剥啄啄，有客至门。”“剥啄”，象声词。敲门或下棋声。也可作动词，敲击。清和邦额《夜谭随录·汪越》：“向山西行七八里，果见丛树中，有茅屋数椽，门悬韦箔，绕以笆篱。方将剥啄，而老人已扶筇出。”另外，“啄”字为何会讹作“𠂔”也是有俗写原因的，如“琢”的俗写或作“𠂔”，敦煌卷子俄Дx00666《妙好宝车经》：“欲忍辱作𠂔，斫却六〔入之机株〕。”^{[32]39}《唐代墓志汇编》贞观〇一一《谭氏之志》：“丹穴灵凤，崑山文玉，不待剪拂，何繁彫琢。”^{[33]17}据《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第一册一九此碑拓片，“琢”字作“𠂔”。^{[34]105}“𠂔”就是“琢”的俗字。所以，“琢”的俗字与“𠂔”很相似而致讹。又如“逐”的俗写或作“𠂔”，《邕洛碑志三百种》三八《隋韵智孙墓志》：“可谓兰生芳苑，逐芳风而益馨；桂殖月轮，随月形而转茂。”^{[35]44}“逐”就是“逐”的俗字。又同前：“但恐阴阳改革，气序推迁，山逐风移，林从雨变，于是雕兹翠石，刊此琼文。”^{[35]44}

参考文献

- [1] (明)余象斗. 廉明奇判公案[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 [2] 曾良.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6.
- [3] (明)沈璟. 沈璟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4] (明)杨朝英. 明抄六卷本阳春白雪[M]. 沈阳: 沈阳书社, 1985.
- [5] (明)无名氏. 壶中天[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 [6] (明)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7] (明)吴承恩. 西游记[M], 杨闽斋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 [8] (明)无名氏. 轮回醒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9] (元)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刑部[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

- [10] (唐)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王钰欣, 周绍泉.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1.
- [12] (明)陶辅. 花影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3] (明)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香港太平书局, 1982.
- [14] (明)无名氏. 金丸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5] 冯俊杰. 山西戏曲碑刻辑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6] (清)曹雪芹.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 1975.
- [17] (明)凌濛初. 拍案惊奇[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下转第116页)

逻辑主义与日常语言分析的融合。

而语境研究也在这个多元融合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利科的语境与交际模式、韩礼德的语域理论,到现在马丁的/内包式符号0语境模型等。语境也渐渐脱离了哲学研究的范围,形成了专门的语境主义。

三、贯穿语言哲学的语境探讨之本源

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日常语言哲学对语境的研究,其观点都不足以构成对语境的整体把握。贯穿语言哲学的意义探讨表现出对语境问题的浓厚兴趣,其本源在于人类对其生存境遇和诠释的根本性诉求^[5]。这种对意义的语境关怀,或可追溯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诠释学。海德格尔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在世0)))人栖息、沉沦、容身于世界上,对语言源始意义的追问归根到底是对其原初语境的发问。这就意味着意义对语境的依赖、语境对意义的制约,归根到底是/在0的意义与/此

在0的生存境域之间的关系。纵观意义研究的历史,从弗雷格到蒯因,语言哲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对/存在0问题的思考。也正是这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为意义与语境关系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更为根本和更为广阔的运思空间。

出于各自不同的世界观,西方语言哲学诸流派对意义基本单位的界定逐步从语词扩展到语句、从语句到语言游戏。对语境的探讨也因此受制于对意义基本单位不同的规定。当意义基本单位为语词时,与之相关的语句或命题、语篇等构成的言内语境便成了研究的重点;当意义基本单位为语言游戏时,与游戏相关的更广泛的言外语境因素便成为关注的对象。笔者在对各种意义理论的梳理、对比与研究中勾勒出语境问题在意义研究中的历史发展轨迹,寻找了语境研究的语言哲学本源,希望对深化意义与语境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寻找语境主义的发展出路提供一些参考。

[参 考 文 献]

[1]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 亚里士多德. 工具论[M]. 李匡武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280.
[3] A. P. 马蒂尼奇. 语言哲学[M]. 牟博, 杨音莱, 韩林 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1.
[4] Quine. Pursuit of Truth[M].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7- 38.
[5] 李海平. 语言哲学中意义的语境问题[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8): 12- 16.
(责任编辑: 谢光前)

(上接第 112 页)

[18] (明) 杨尔曾. 韩湘子全传[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19] (明) 陈忱. 水浒后传[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20] (明) 臧懋循. 元曲选[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8.
[21] (清) 石玉昆. 小五义[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22] (清) 石玉昆. 小五义[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7.
[23] (清) 无名氏. 于公案奇闻[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24] (清) 曹雪芹. 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M]. 沈阳出版社影印, 2005.
[25] (明) 罗贯中. 三国志通俗演义: 第七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6] (清) 醉月山人. 狐狸缘全传[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27] (明) 毛晋. 六十种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28] (清) 李百川. 绿野仙踪[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29] (唐) 慧琳. 一切经音义[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0]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三十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31] 英藏敦煌文献: 第六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2] 孟列夫, 等. 俄藏敦煌文献: 第七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33]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4] 毛汉光. 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 第一册[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 1984.
[35] 赵君平. 邛洛碑誌三百種[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责任编辑: 谢光前)